

我思故你在 老家阁楼◎著

I THINK, THEREFORE YOU ARE

那双眼睛她找到了，不止穿过了浓雾，甚至穿过了时空，时时就在她的脑海。

只要她闭上眼，那双眼睛就会出现，它会是凶手的眼睛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我思故你在 老家阁楼◎著
I THINK, THEREFORE YOU AR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老家阁楼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思故你在/老家阁楼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9

ISBN 978-7-5470-0178-3

I. 我…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8868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19千字

印 张: 8.5

出版时间: 2009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亦言

特约编辑: 刘 莉 雷 同

装帧设计: 伍 奕

ISBN 978-7-5470-0178-3

定 价: 21.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我思故你在》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本署名为“老家阁楼”的图书。第一次出版是2004年的事情了，那时候的老家阁楼，刚刚一头扎进文学的丛林，那时候那片丛林对于我，是生机勃勃的青翠，是雨水充沛的肥沃。

一晃五年过去了，这期间又陆续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毒药》、《真相不白》、《最后的欢愉》等，每本风格各异，一直都在追求两点：与上一部不同；超越上一部。前一点基本都做到了，后一点所谓的“超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有时候又觉得没有，其实冷静下来也清楚，一个没有标准的对比，是无法相比的。

只是有一点让我这五年来都挺郁闷的，不管之后我写了多少长中短的小说，随着自己创作的加深，作品推广的加大，那些在网上加我为好友的人，大多数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写《我思故你在》的老家阁楼啊……”

按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人家既记得作品，又记得作者。可在我的第一反应里，的确是蛮受打击的。亲爱的朋友们，君不见阁楼作品滔滔不绝么？那个《我思故你在》，是陈年烂谷子嘛。但无论如何，能够一直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象，于我于这部作品，都是一件幸事。

不觉五年已过，承万榕编辑雷同先生尚还惦记着它。此次出版，另外又加了我近年来的两个短篇《灵异往事》、《保险员的生意》。重读这些故事，又再勾起那年初入丛林的许多美好。现在我知道，丛林里荆棘密布，一不小心血流成河。但那年却是很美好的，挥洒起来洋洋洒洒，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以深陷文字泥潭而欲罢不能，创作《我思故你在》的那几十个日子里，每天都迎来第一缕晨光，压根就没在晚上睡过觉。

这段时间，正在赶着创作新长篇《稻草人们》。一个多月了，不断卡壳，和朋友诉苦，他们说我心事太重，不比当年纯真情怀。我问什么时候纯真？他们说，《我思故你在》的时候啊。

看看，我一直想摆脱的，他们却念念不忘。

其实，我也是想尽快成长罢了。

老家阁楼

2009年7月22日 深圳

目录

CONTENTS

我思故你在

001

在这飞逝流转的尘世里，
谁会为你永远停留？
看着一张张如花的笑脸，
我们可以信任谁？

灵异往事

187

心结就像一条冰冷的冬眠之蛇，
一动不动地盘在你心底深处，
你不知道它几时醒来，
但你一直无法摆脱它冰冷的存在。
你还会一直担心，害怕……

保险员的生意

247

你的目的到底何在？
你为什么收我老婆的钱而不杀我？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让它在顾仁心里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VOL.1 我思故你在

在这飞逝流转的尘世里，
谁会为你永远停留？
看着一张张如花的笑脸，
我们可以信任谁？

苏京心里很清楚别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孤僻，不合群。不过他并不在意，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样的，这世界上也曾有过一个叫苏京的阳光少年，现在少年长大了，他有了白小小，因此他拥有了全部，所以他觉得很满足。生活依然每天充满阳光，朝九晚五，晚上和小小厮守在一起，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一年多了，他觉得自己快乐得像只小鸟。

快乐太满了，总会溢出一点来。苏京禁不住就答应了同事们，在他生日那天来他家庆祝。让他们看看自己温馨的小窝，品尝一下小小的手艺，也许他们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孤僻的人了。在这个城市里，谁也没有见过小小，当然，他并不想让他们见到小小，那是他的小小。

艾玛是个可爱又烦人的大姑娘，庆祝的主意就是她出的，不知她从哪儿打听到了苏京今天过生日，蹦上跳下了一整天，非要让大家今天到他家里去闹腾，把办公室搅沸腾了，他也只好同意了。

写下自家住址后，苏京先走了一步，他要去市场采购吃的，而同事要回家梳洗身体和心情，还要买礼物，总之，办公室的八小时见的面不够，非要在夜晚补上。

“我回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苏京一进门先习惯叫了一声，然后低头换鞋。不用看他也知道，在三秒左右，白小小便会从后面跳到他背上，双手抱着他的脖子，两脚缠上他的腰，然后在他左脸上狠狠亲上一口，大声欢快地叫：“生日快乐！”

“下来下来，”苏京总会用教训调皮小孩子的口气板着脸说，“别闹了，告诉我你今天都干嘛了？”

然后白小小就扳着指头向他喋喋不休地讲述她一整天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剪指甲和打死一只蟑螂。

“明天我要买瓶杀虫水了，这天气蟑螂都发情，一下子繁殖了这么多，我宣布，只留下一对公母，其他通通杀死，怎么样？小小。”苏京庄严地说。

“两对吧，一对太寂寞了。”白小小想了想说。

“不行，就一对，如果一屋有两对，那它们小两口说的悄悄话会被另外一对偷听走的。”

“可是，只有一对，那它们没有其他蟑螂的比较，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恩爱了。”小小总是理多的。

苏京歪头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同意：“好吧，那就两对，留四只，其他通通杀死！”

“不行，”小小突然又说，“留六只。”

“不是说好两对吗？怎么又要多一对出来？”苏京奇怪地问。

“它们要有小孩啊，每对都要有一个小孩，那样就完整了。”小小托腮向往地说，“三口之家，好温馨哦。”

苏京扑哧一笑：“好好好，那就再留下两个小家伙，不过小家伙也要一公一母，长大了它们可以成为一对。”

小小没笑，目不转睛地望着苏京说：“苏，我要为你生个孩子。”

苏京深情地望着白小小，走过去一把拥住她，轻轻吻着小小洁白光

滑的额头、清澈如水的眼睛，然后在她耳边小声说：“我们不要孩子，小小，我只要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就可以了。”

小小在他怀里轻轻摇了两下：“不好，我想要孩子，那是我们爱的结晶，我想要个小女孩，你不在的时候，她就可以和我玩，那样我就不用整天找蟑螂了。”

苏京没说话，用指头怜爱地梳着小小柔顺的头发，眼睛默默望着窗外，轻轻点点头，在心里说：“我答应你，我们会有个小女孩的。”

小小在苏京温暖的怀里依了好一会儿，看到地上苏京买回来的几大包食物，便问：“苏，你不是说今天生日要吃我做的牛排吗，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回来？”

“哦，今天同事们非要来家里给我庆祝生日，一年了，他们就咱家没来过，所以这次非来不可了。一会儿我们一起做菜吧，他们九点左右会到的。”

“好哩，”小小高兴地说，“咱家也可以热闹一回了。不过，我不让你进厨房，那是我的领地，你去冲凉吧，我一个人就行了。”说完小小提了食物走进厨房。

墙角的老式挂钟敲响九下，刺耳的门铃声便接续了挂钟的余音，这时候，腰上围着围裙的苏京正好端着最后一盘香辣焗虾走出厨房。

“来了来了。”他一边应着一边把菜放到餐桌上，然后解开围裙走去开门。

办公室的两男四女像约好一般同时出现在门口。接着迫不及待涌进门来大惊小怪地审视和评论着他家的摆设。

苏京笑着说：“平时上班也没见你们这么准时过。”

年纪较大的刘姨无不惊讶地说：“小苏啊，这里真的是你一个人

住吗？收拾得好干净整洁哦，看来，你不用娶老婆也问题不大了，呵呵。”

比刘姨小几岁的张姐也附和道：“是啊，我和刘姨还偷偷商量给你介绍个对象呢，是不是你已经有了秘密情人了？”

一贯嗓门粗大的刘勇走过来拍拍苏京的肩膀，羡慕地问：“哥们，你哪来那么多时间收拾屋子啊？”

四眼仔赵奇志赶紧接上：“苏京一下班就回家，从不出去玩，敢情业余爱好就是这个啊，呵呵。”

陈洁是个小姑娘，没出声，不过心里也对苏京家里的出奇整洁感到意外。只有艾玛眼光特别，她打量的是苏京家中的摆设，电视柜后面挂着一张绣有布达拉宫的挂毯，挂毯两边分别垂着两条哈达。令她意外的是，一条是常见的白色哈达，另一条则是不常见到的蓝色哈达。蓝色哈达就她这个藏族人来说，也只见过两回，是在一家喇嘛庙见到的。蓝色是蓝天的意思，蓝色哈达在藏族是非常尊贵的，谁会送他蓝色哈达呢？另外艾玛还看到了一把非常漂亮的藏刀，一个小转经筒，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藏族手工艺品，这简直像一家藏品收藏店了。

“哇，苏京，你该不会也是藏族吧？”赵奇志也看到了那把漂亮的藏刀，站到近前仔细欣赏起来。

苏京腼腆地笑笑说：“我去过西藏，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纪念品。”

艾玛转过头来看着他：“你家比我家还像藏族呢，你很喜欢西藏吗？”

苏京点点头：“我曾在那里当兵，那是个神秘的地方，很有吸引力。”

“那你就找个藏族姑娘做老婆好了。”刘姨凑过来，一把把艾玛推到他跟前说。

艾玛脸红了一下，竟然想不出说什么，只好又红了一下脸。

苏京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刘姨又开玩笑。”

这时，刘勇突然一声惊呼，吸引过了所有注意力：“哇靠，这虾真他妈好吃！苏京，是你做的吗？”说话间，他已在大嚼不停了。

“来来来，我们都坐下吧，一会儿菜凉了。”苏京赶紧招呼道。

艾玛偷偷打量了一下苏京的手，他手背上还沾了根葱丝，没想到这家伙还会做一手好菜。自从半年前进了这家公司，她就一直对苏京暗暗揣摸，总觉得他孤傲里有那么点不凡的气质，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一种让人很难捕捉到的感觉，很有一种艺术家的味道，并且是那种出尘不世的艺术家。没想到今天竟然发现他也喜欢藏族物品，这种发现让艾玛感觉到苏京和自己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仿佛仰望了许久的月亮一下子出现在了眼前的脸盆里。

陈洁年龄最小，于是抢着为大家添酒。例行的给寿星祝酒过后，大家终于抗拒不住美食的诱惑，埋头苦干起来，不时有人在咀嚼的空当给苏京奉上两句赞叹和加勉，心里也许在盘算着不花钱吃到如此美食，应该早早想好下一次再享用的借口。张姐平时在家也是老公伺候伙食，此时不禁暗暗起醋意，没想到平时在办公室无聊时常在心里拿苏京和老公做各方面幻想式比较，竟漏了这一项，不过不管哪项，苏京都占了绝对优势。刘姨就后悔当初听了婆婆的话，想生儿子果然就生了儿子，不然生个女儿现在就可以近水楼台招苏京回去做女婿了。那两个大男人倒是没多想，一心吃完一样赶紧用酒漱漱口，再吃下一样。艾玛的心思就多了，脸盆里的月亮似乎触手可及，可是她也有担忧，怕捞不起来，也不知是否到了伸手去捞的时候，也许只是这一伸手的距离，已足够让她心里甜滋滋的了。

“艾玛，你怎么老吃拔丝地瓜？不怕甜的吃多了会胖啊？”张姐大惊小怪地说。

苏京心情很好，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想到小小的手艺竟然能得到如此大的礼遇，这使他很开心，不时瞄一眼静静坐在沙发上的小小，两人对视一笑。

“苏京，吃啊，你怎么不吃？来，哥们喝一杯，祝你越活越老。”刘勇举杯邀请。

张姐在他旁边听了，拍了一下他的头，笑骂道：“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你不知道啊，”刘勇腮帮子鼓鼓地涨着脸解释，“苏京人又帅，做菜又好吃，要命的是竟然还是王老五，我想只好让他快点老了，不然他不王老五，我们就得一世王老五了。”

“哈哈。”大家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苏京微微一笑，举杯干了。

“我说苏京啊，你今年也不小了吧。”刘姨问。

“二十七。”苏京老实地说。

“你就不想成家？要不要刘姨我帮你介绍介绍？要不我们的小陈和艾玛都还不错嘛。”刘姨指点江山般用筷子指指对面坐的两个女士说。

“这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赵奇志总爱狗尾续貂地接别人的话尾。这话说完，两个大姑娘都脸红了。

“谢谢刘姨，我还早着呢，嘿嘿。”苏京也被刘姨直白的话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苏京，你这样不行，你得赶早表个态，你要退出了，我和奇志可就要瓜分她们俩了。”刘勇也不客气地指点江山。

“瓜你个头啊。”艾玛伸出筷子打了一下刘勇的手背骂道。

刘勇夸张地摸摸被打的手背，用委屈加报复的口气说：“你放心，我看中的是陈洁，你那臭脾气也只有胸有奇志的赵奇志才敢要你，苏京，你说对不对？”

“呸。”陈洁也举起筷子作状要打。赵奇志似乎很乐意听到这话，只在一旁傻笑。

苏京也傻笑，他是不知所措，不懂作答，只好用求助的眼光看看沙发上的白小小，她正微笑地看着他，仿佛喜欢看到被捉弄的苏京。

酒足饭饱以后，陈洁和艾玛抢着要去洗碗，苏京推了一下没推掉，只好让她们二人去了。清理工作搞完后，大家嘻嘻哈哈围到客厅里给苏京递上生日礼物。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帮被朝九晚五磨得毫无想象力的家伙竟然不约而同都送了苏京一条领带，更惨不忍睹的是样式都一模一样是斜纹的，区别也只在颜色上。还是刘勇反应快，找了个好理由：

“苏京，这说明我们一致认为你戴斜纹领带比较好看。”

最后，刘姨发现只有艾玛没有拆礼物，便笑着问：“艾玛，你该不会是买了圆点领带吧。”

艾玛有点不好意思，慢慢从包里掏出一个大方盒来，并没有外包装，看来不是在商场刚买的。然后红着脸递给苏京，小声说：“生日快乐！”

苏京接过来打开一看，顿时惊呼起来：“太好了，是黄色的，黄色的。”

大家把头凑了过去，只见一条黄色丝巾叠得整整齐齐地躺在盒子里。“艾玛，苏京又不是女人，你怎么送他丝巾啊？”张姐说。

苏京两眼放光，看着丝巾上绣的一行行藏文兴奋地向他们解释：“这不是丝巾，是哈达，黄色哈达，藏族三色哈达，我就差黄色的了，谢谢你，艾玛。”说完，他把哈达拉了出来，向空中扬了一下，金黄色的绸质哈达轻飘飘漫扬在空中，轻轻地又落到了他手上。

“真漂亮啊。”这时候同事们才看清楚，不由得赞叹。

“艾玛，你真厉害，怎么会知道苏京喜欢藏族东西？”陈洁问。

“我，我也不知道，只是我们藏族喜欢送别人哈达，这条是我妈带过来的。”艾玛脸红红地说。

苏京爱不释手地捧着哈达，这是他一晚上最兴奋的时刻，一会儿又望望艾玛，却不知该说什么来感谢，只是笑。

“我们照相吧，艾玛带了相机。”刘姨忽然提议，换来一片附和声，于是大伙便又有了忙碌的节目。苏京成了主角，和每一个人合影，又在许多合影里充当配角。在和艾玛合影的时候，艾玛突然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这个举动让他措手不及，刚想挣脱，快门已按下。这时，苏京看到了斜倚在房门边微笑的小小，看起来她很开心看到家里热闹的气氛。

由于第二天还要上班，照完相后，大家就开始告辞了。苏京送完客后开始收拾屋子。二男四女到了楼下一合计，六人竟然都不是同一路车，只好就地分道扬镳。艾玛等车的站在下一条马路上，她一个人慢慢走着，不时把撞到脚前的小石子踢出老远，心思却还在一个小时前，大伙在忙着设计照相姿势的时候，她信步移到橱柜前，看到里面有一个相框，用雕花红木制成，很精美，只是她并无心欣赏这古朴的相框，她的注意力在相框里面的笑容上。那是一个很清秀娴静的女孩子的脸，典型的瓜子脸，下巴尖尖，弯弯的娥眉却无人工痕迹，无邪的眼睛非常明亮清澈，如果只是看眼睛，便会不由联想到江南水乡清晨的烟波。细细的嘴唇在两边尽头分别往上微微翘起，只是这轻轻一翘的细节，便让整张脸生动起来，不由得让人赞叹造物主的巧夺天工。艾玛也不禁在心里轻叹，好一个水灵的小家碧玉。

艾玛想到一句话，女人是水做的，果然不假。突然，艾玛发现相框里女孩的头发，那头发竟然是真的，虽然被梳理得很整齐，斜斜滑过

额头，一直垂到肩下，但仔细一看，便可以发现，那头发是人工一根一根极其细心和耐心植到相片上的。做这相片的人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及心思，会不会是苏京做的呢？那这女孩是谁？他的女朋友吗？艾玛感到这个问题让她心里烦躁起来，便用力甩了甩头，徒劳地想甩掉烦躁。苏京屋里只有这一张女孩照片，不管她是谁，都肯定对苏京很重要。

这时候，突然肩下的挎包一紧，她本能地用手扯住了包带，同时转过脸一看，一张恶狠狠的男人脸正瞪着她，两只手已经把她的包抓在了手里，正在用力地扯。“抢劫啊——”艾玛的意识和嘴巴同时在第一时间喊道。

那男人一听到艾玛的叫喊，便急了，又不想放掉快到手的成果，于是毫不犹豫抬脚狠狠踩向艾玛的胸口。

苏京刚刚坐下来喝了一口茶，便看到白小小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他旁边，于是伸手轻轻搂过她的腰。小小温顺地把头靠在了他肩上，这时，电话铃突然急速响了起来。

“喂，你好，”苏京拿起话筒。不一会儿，他的脸色就变得严峻起来，快速说了句，“你待在那儿别动，我马上就下来。”

苏京匆匆穿好衣服，临走不忘对小小交代：“小小，艾玛给人抢劫了，我要去看看。”

白小小吃吃地笑了一下说：“快去吧，人家可是对你有意思哦。”

苏京脸一红，责怪了一句：“别乱说。”然后就跑了出去。

看到艾玛的时候，她正无力地坐在电话亭旁边，头发有点松散，神情呆滞，看到苏京赶到，连忙站了起来，扑到苏京怀里呜呜地哭。

苏京闹了个大红脸，只好轻轻拍着她的背：“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们去报警吧。”